

190

庫文閣内		和
五	二	書
八	三四	
函	九	
	六	
	冊	類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3496
冊數	2 (1)
函號	158 190

158-190

本朝遜史叙

淺草文庫

足水家藏

余每聞古今逸士之高節卓行心常慕仰未嘗喟然不嘆焉二十年前在京師家塾而考漢衆書鈔撰古今逸士傳若干卷記自是中華之隱士也 國朝之不乏之逸士所憾者憲不傳于世後在東武而與瀆耕林子談之林子於是沈思研求度獵群美著本朝遜史二卷凡五

卷之二

123-100

十人其素腹兮所貯者物多矣黑人之
 裁懷風塵人唯讀其詩而議其人者
 善解矣惟良者道有秋空為海讀之則
 飄飄忘俗物咏之則似騷體白雲為主
 臥清溪因北山人之出趣乎此非老于文
 墨去者則不能為閑雄好閑退在東山
 奮居宜哉昭宣之錄其事之詳美春津
 之志閑性喬之厭塵黑王之愛山周光之

灌園之非物外之高士乎武藏塾翁為
 城山男皆才外之士也讀耕者羅浮子之子
 而向陽子之弟也家以字有源安可流名
 輩咸推許焉天才英發傳貫文史明辨
 有識悟志宏宏放羨超世之心芥視軒
 冕塵視珠玉未嘗以得喪介懷余為與
 之語則味道腴而代膏粱不覺日之昏旭
 與序之涼燠也不倭本痛人特在識見

澹營利慕閑素文獻之嗜泉石之計與
 讀耕田其志也來而索叙于余余與之交
 如月宿契知為非常之器而何得不言
 哉惜哉讀耕下世三歲于茲年月久遠
 而慮之湮沒遂述本末諸卷首

寬文三年冬十月日

塾三竹子苞甫秉筆

于柳谷破牕竹屋下

本朝遯史序

士不忘山林故不仕焉故歸田焉故辭官
 焉故乞骸焉朝市江湖大隱小隱中隱各
 從其志吁彼不欲不忘之者則已苟不忘
 之則盍使有其不忘之實乎雖匪必不忘
 之而口語之及此者有焉所謂悉道青山
 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是也心固不忘
 之而不得從其志者有焉雖似忘之然不

敢忘所謂仕宦三十年平生之志在仕
也或形隱而心不有其實或暫隱而不謝
鶴書皆實隱也偽隱也嗚呼余素意在山
林讀中華之典籍慕幽人之風企高逸之
躅故眷顧洛師之喬木搜究洛表之雲棲
而耕于寬湖之野釣于寂寞之濱是之所
欲也是之所期也然而時事齟齬以乖夙
念然而山林果不可忘故鄉固不可忘其

不忘之者炯炯于方寸而傍觀以為既忘
之乎無奈之何嗟夫逸民有傳高士有傳
隱逸有傳高道有傳真隱有傳遺士有傳
中華世世固有其人而記述不之中華之
四裔亦地雖殊人雖異鈞是不離霄壤匪
無陰陽何地不生才胡豈無人乎况又東
方之士俗異于三方之外乎本朝曷為
無隱士之有上世之史僅存者朝家之典

神祇之事而不及此高野天皇之不道也
 猶詔問宜為朕代之巢許者當時巖棲谷
 飲可以不寡而以實不側席幽人故無聞
 焉耳再來出塵之徒多是圓顱緇染稱為
 遁世者蓋習俗之例也雖無斯稱而官客
 之致仕羣輩之靜退皆謂不可不披剃何
 其竺教之彌淪哉抑領寺院備度衆者公
 然浮屠也所謂遁世者乃衲衣乃誦想亦

可不謂之蔑氏之黨乎然而其事跡與隱
 逸相類嘉遯脫塵諒若人之志願也其玩
 泉石耽煙霞不得如中華之隱士者可歎
 可惜且精辨之則發于一時之進退而未
 必出于冲襟者有之贗偽之嘲不為無焉
 耶然各既不仕又辭官而住山多矣勝彼
 說山之輩也果矣余以本朝遯隱之無
 錄輯為遺恨乃首出于民黑人至于近世

僅得五十一人叙事附贊卷分上下就中
有避于雲山有隱于朝市有萍漂寓泛可
披校而知之遂命名曰本朝遼史聊表章
件件之出處以抒不忘山林之衷情云若
夫天山之遼也遼退之義也言之長也今
不論焉萬治庚子建未之月讀耕齋野夫
林靖序

本朝遼史目錄

卷上

- 民黑人
- 猿丸大夫四
- 大中臣淵魚
- 藤原春津
- 白箸翁十下神社考
- 喜撰十三下右田
- 藤原麻呂
- 惟良春道
- 藤原開雄
- 惟喬親王九下
- 嵯峨隱君子
- 大伴黑主

遼史目錄

蘭筭翁

南山白頭翁

南山亡名處士

清原深養父十七下

○蟬丸十八下

源兼明

藤原高光

野人若愚

藤原為時

橘正通二十九下

卷下

弟隆國宇治源氏作名

楠正成氏族非公家ノ子也

非

○源顯基下元下

大瀨近宗

藤原周光

○佐藤西行下七下

宗伯物語

西行

增叟

○池田樵夫下十五下

武野老翁

葛城山男子

○芥藤時頼下十八下

○平康頼下十八下

○鴨長明下十九下

○佐々木高綱下二十下

○下河边行承下二十下

○北條時村弟資時下三下

丹後國士

○藤原藤房下三十五下

○吉田兼好下三十一下

朴翁

紀俊長

紀行文

平家物語

兼好

美徳隠君

福可老人

板坂宗徳

平兼載

善住醫師也

凡五十一人

洛市隠人

意雲

小倉居士

肖栢

本朝遯史

援引書目

隨其表出而不拘次第

懷風藻

續日本紀

日本紀

皇胤系圖

方丈記

古今倭歌集

姓氏録

藤原氏系圖

顯昭古今倭歌集註

無名抄

二荒山縁起

經國集

續日本後紀

三代實錄

本朝文粹

源氏諸系圖

本朝麗藻

百人一首抄

管家文草

清原氏系圖

文德實錄

伊勢物語

江談

古今著聞集

親房古今集抄

倭歌古今六帖

作者部類

平家物語

東齊隨筆

堯孝歌話

九曆

榮華物語

書史會要

古事談

菅原氏系圖

橘氏系圖

今昔物語

公卿補任

世繼物語

拾遺倭歌集

倭漢合運

賀茂氏系圖

大和物語

朗詠

覺明朗詠註

東鑑

撰集抄

宇治大納言物語

無題詩集

本朝續文粹

職原

西行物語

山家集

十訓抄

井蛙抄

發心集

海道記

源平盛衰記

新勅撰倭歌集

沙石集

太平記

吉田氏系圖

徒然草

野槌

紀氏系圖

流水集

室町將軍傳

續作者部類

村菴集

默雲集

續替古畧

半陶藁

翰林葫蘆集

琴叔集

宗長手記

古今集傳授圖

立皎然乃不可掩其履歷之實雖不傳而讀彼兩
 詩可知其出塵之志幽尋之趣無世慮無俗友泉
 石風煙到處閑適而觀陶貞白于今日也况於格
 律阜超語句清新乎且山川壯我居與所謂山河
 壯帝居者固異代之談也懷風藻特書曰隱士民
 黑人ヨイカ辭矣可謂具一隻眼儻不然則黑人姓名亦
 可以泯失吁黑人之幽棲何處之山乎既是獨坐
 其無對伴也可知焉蓋或有舉案之孟光乎想夫
 四時之佳興長句短章可不受風月之輕侮也今
 恨其不多見之

藤原麻呂

麻呂者淡海公不比等第四子也元正帝養老元年
 十一月自正六位下進從五位下五年正月叙從四
 位下六月為左京大夫聖武帝神龜三年正月叙正
 四位上九月為裝束司為將幸播磨國卯南野也天
 平元年三月叙從三位六月左京職獻龜長五寸三
 分濶四寸五分其背有文麻呂上進之三年八月為
 參議十一月為山陰道鎮撫使為人惠辨能屬文常
 談云上有聖主下有賢臣如僕何為乎尚事琴酒耳
 曾有園池置酒詩其序云僕聖代之狂生直以風月

爲情魚鳥爲翫貪名徇利不適冲襟對酒當歌是謂
私願盡歡情於此地縱逸氣於高天千歲之間嵇康
我友一斛之飲伯倫吾師不慮軒冕之榮身徒知泉
石之樂性云云其詩曰城市元無好林園賞有餘彈
琴中散地下筆伯英書天霽雲衣落池明桃錦舒寄
言禮法士知我有麋踪又遊吉野川吟曰友非于祿
友賓是食霞寶浩歌臨水智長嘯樂山仁曾過中納
言大神高市麻呂壩賦五言律詩以述感慕又有仲
秋釋奠詩天平九年正月先是陸奧按察使大野東
人言從陸奧國達出羽柵道經男勝行程迂遠請征

男勝村以通直路於是詔以麻呂爲持節大使發遣
陸奧二月到陸奧多賀柵與大野東人共平章且遣
騎兵一千人開山海兩道夷狄疑懼仍遣人于海道
于山道並慰喻之乃委勇健百九十六人于東人分
配四百五十九人于玉造等柵而麻呂率三百四十
五人鎮多賀柵又遣兵鎮諸柵四月麻呂錄事狀聽
勅裁七月卒年四十四朋友泣血麻呂一作萬里是
藤原氏京家之祖也

贊曰麻呂雖爲庶孽亦是藤氏之一祖固朝廷之
臣也既屬文又督東奧之軍事可不謂之有文有

武乎然其琴酒之欣賞泉石之玩樂風月魚鳥俯仰自得以不慮軒冕之榮者胸中之丘壑是其所蘊也少假之年則掛冠解笏逍遙山水可暢素情其未滿半百而沒惜哉余嘉其立朝而懷江湖憐其志之不得伸故表章之所云如僕何爲乎聖代之狂生此乃未行樂于官間得清閑于公退也所云嵇康我友伯倫吾師知我有虞疎此乃愛幽靜事琴酒故以竹林七賢自期而已大神高市者免冠諫持統帝之獵也麻呂高其忠直而慕之乎惟其書法學張芝惜哉片墨之不傳也

猿丸大夫

猿丸大夫

猿丸大夫不知何代人蓋上世之隱逸也近江國田上有其舊跡云或曰猿丸即是厩戸太子之孫乎削王也未知然否或曰道鏡法師之別號而與山紅葉之倭歌乃在下野國藥師寺而所詠也非也鳴長明曾步田上川訪認猿丸之墳墓

贊曰猿丸族胤不明故倭歌之家虛談不火如以爲道鏡者甚不然也宇都宮二荒山皆在下毛野州而有猿王之稱道鏡之貶亦野州之藥師寺也猿王猿丸誤用假托而已田上之遺塚猶不蕪滅

長明豈食言乎猿丸詠歌多矣聊就與山紅葉一篇言之深山固可居焉紅葉固可愛焉秋景固可感焉鹿鳴固可聽焉夫秋景古今相同紅葉隨處有之然而不入深山則豈得分外之幽致乎况於啣吻之悅耳乎境既佳矣景殊靜矣四美具者耶猿丸坐卧於斯嘯詠於斯其至樂可以想也宋玉之九辨潘岳之二毛其餘悲秋哀秋之作最多托愁情于秋心者也猿丸山居無所憂慮唯起時景之感于秋鹿者耶

惟良春道

春道歷仕弘仁天長承和之間當時呼之爲惟山人又爲良逸人也嵯峨天皇有和惟逸人春道秋日卧疾華嚴山寺精舍之作曰絕頂華嚴寺雲深溪路遙道心登靜境真性隔塵囂闕禪庭栢觀空法界蕉天花流邃澗香氣度煙霄風竹時明合聲鐘曉動搖轉經山月下羸病轉寥寥春道應嵯峨天皇製賦深山寺曰上方來往路難尋塔廟青山抵樹林片石觀空何劫盡孤雲對境幾年深紗燈點點千岑夕月磬寥寥五夜心到此能令身世忘塵機不得更相侵嗟

峨天皇有聽早鶯示惟山人春道詩曰春歸物色早
 鶯飛曉啞初色人不歸寂寂空房無與聽春寒獨恨
 薜蘿帷春道有雜言秋雲篇曰青山今聞寂懸岸兮
 絕壁下臨不測之崢嶸上挿窮高之空碧雲雷兮吼
 怒日月兮朝夕我來散髮兮秋復春林壑森森唯一
 身朝炊黍暮烹鷄白雲為主卧青溪溪流兮浩浩芳
 草兮萋萋在山中兮物無役讀詩書兮身多癖洞之
 口巖之阿有時獨坐青山歌坐且歌行且歌青山寂
 寂奈樂何

贊曰春道非始終在山者然而當時稱為山人又

為逸人則山居之樂雲卧之趣固了了矣讀天子
 之所賜及其所自作而可見矣秋雲篇最可喜矣
 頗得中華之風味者也若有經國集之完備則其
 閑中之吟猶可不寡也余為惜焉

大中臣淵魚

淵魚者右大臣清麻呂之孫正五位下繼麻呂之第
 三男也弘仁六年任神祇大副厥後稍經階級登于
 四位即轉右天長十年叙從四位上承和十年上表
 致仕性謹密暗練神事自弘仁六年至承和九年都

廿八箇年兼掌伊勢太神宮祭主。自臥家園不廁人
物。幽閑送日。藥餌待終。嘉祥三年三月卒。年七十七。
贊曰。致仕之後。不得在宅閑坐。而夕日愛子孫者。
世多有焉。淵魚今如此。不亦可乎。此是真致仕也。
其掌神宮之事。凡二十八年。惟夫謹密之所致。故
逮致仕。而謹密亦無所改。今試就淵魚二字言之。
其掌神事之際。濡沫于神道之宗。源涵泳于五十
鈴御裳濯之清流。蓋躍淵之魚乎。于至家園幽閑
而不接人事。蓋或潛伏之魚乎。奈何。一笑。

藤原關雄

關雄者。刑部卿從三位真夏第五子也。天長二年春
舉文章生。試及第。少習屬文。性好閑退。常在東山。舊
居耽愛林泉。時人呼爲東山進士。承和元年秋。淳和
天皇嘉其爲人。特詔徵之。關雄辭而不獲。遂應詔命。
天皇賜以優禮。從事左右。關雄能鼓琴。天皇賜其秘
譜。由是雅調稍妙。關雄亦能草書。南池雲林兩院之
榜。皆令關雄書之也。六年。授從五位下。仁壽二年。爲
齊院長官。以病辭退。遂不被免。二年二月卒。年四十
九。

贊曰。陶通明固是真隱也。然不能不應梁武之招。呼是以有山中宰相之名。關雄攀桂登科而退居。故有東山進士之稱。其意蓋將終身雲林。然不能辭斥九重之詔。辟遂卒於位。嚮使彼琴調曩弄山水之操。草書摸寫煙霞之勢。則關雄之志願足矣。世與吾違。吁時矣哉。周彥倫有北山移文之嘲。廬藏用有終南捷徑之儀。由是言之。關雄亦不免矣。乎然而周廬二子。初心一散。而官情發生。惟其自取之。關雄蓋不得已者也。固辭而不獲。以病辭而不免。豈可併論乎。

藤原春津

春津者右大臣正二位緒嗣第二子也。風姿羨麗。清警寬雅。天長初擢爲左近衛將監。仁壽初遷刑部卿。加從四位上。性寡嗜欲。不貪財利。唯馬是好。時特觀之。里第養閑。不肯出仕。帝戲語左右曰。春津是南山之玄豹焉。貞觀元年七月卒。年五十。

贊曰。桓武之眷眷于緒嗣者。以其父百川有忠蓋也。故緒嗣爵階極崇。人望極至。春津生于富貴。閑閱之家。而寡嗜欲。不貪利。慙矣。其不墜榮位。不預顯職也。以此其得南山玄豹之稱也。亦以此抑玄

豹霧雨以成文章未知春津有木之文也德之華也耶奈何其好觀馬乃不忘武備而有王武子之癖乎百川者淳和帝之外祖也嚮者無逸勢建岑之事而淳和之皇子恒貞代仁明即帝位則春津等官爵可累加然而恒貞廢淳和崩緒嗣堯爾後忠仁公權威莫大春津位僅四品不能備貴卿之列蓋不遇乎其養閑之趣或出於此乎官資雖不高而得朝隱之娛不亦可乎

惟喬親王

惟喬親王

惟喬者文德天皇第一皇子也皇嗣固其所也然而第四皇子惟仁以忠仁公爲其外祖故立爲皇太子清和天皇是也於是惟喬閑居于洛外山崎水無瀨宮吟詩詠歌以自遣每歲賞櫻花一日遊河州交野之奈疑佐院以翫櫻花在原業平從行賦倭歌惟喬即交野到天河以設宴業平紀有常皆詠歌既而惟喬彌厭俗塵隱于小野時人號小野宮小野者比叡山麓也業平曾踏春雪奉訪其幽棲甚拭感淚詠歌述情而歸貞觀十五年二月惟喬薨年二十六

贊曰：惟喬之遜也者，出於不得已，親為文德帝之
 寵子，而皇位被惟仁掩焉，命矣哉！角力定備者，世
 之謬說也。先爺羅山子曾辨之，惟喬暫遊山水，頗
 忘俗緣，然不知來化樂天也。壽不過而立，果是幽
 憂之所使然歟？一日萬幾之出自膺心者，真天子
 也。清和帝之負王辰也，事無大小，皆在良房之慶
 分，殆是尸位也。與其有尸位之名，不如閑處于小
 野之為愈也。惟喬盍思之乎。

白箸翁

白箸翁

貞觀之末，有一老父，不知何人，亦不得姓名，常遊市
 中，以賣白箸為業。時人號曰白箸翁。人皆相厭，不買
 其箸。翁自知之，不以為憂。寒暑之服，皂色不變。枯木
 其形，浮雲其跡，鬢髮如雪，冠履不全。人如問年，常自
 言七十。時市樓下有賣卜者，年可八十，密語人曰：吾
 嘗為兒童之時，見此翁於路中，衣服容貌與今無異。
 聞者恠之，疑其百餘歲人。然持性寬仁，未曾見喜怒
 之色。放誕慎謹，隨時不定。人或勸酒，不言多少。以醉
 飽為期。或步日不食，亦無飢色。滿市之人，不得量知。

其涯溪後頓病終市門之側市人哀其久時相見移尸令埋於東河之東

贊曰右紀長谷雄之所記也且曰翁死後二十年有見于南山者因引松子梅生以為神仙也未知信否故今略其後段而不取之蓋翁以賣藥隱于市里者也古人有隱于博徒有隱于賣酒賣漿賣藥也翁亦是等人也當時若有接其言談則衷蘊之發于云為者恐是不為尋常也歟

嗟峨隱君子

隱君子鼓琴偶吟元稹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後更無花之句忽有元稹之靈來託曰彼句是開盡也後字不可也嘗丞相初獻策之時是善與禍廣相同披勘之有一事之不通廣相策馬到隱君子之居而問之他年或問大江匡房曰隱君子姓名如何答曰嗟峨源氏之清歟

贊曰弘仁帝之皇子單名多矣信也弘也常也寬也明也定也融也是等猶有之清也亦其一也譜云居于秋篠蓋其幽棲于嗟峨而有隱君子之義

稱乎管氏父子橘廣相皆最有博洽之譽猶叩其所不知然則隱君子讀書破萬卷者耶嗟我之碧山固不負隱君子而隱君子之襟懷亦與西山共高潔也耶其一事一語之不流芳于今也遺恨深矣元微之一件果然乎否張郭入丘江之夢杜陵托蘇仙之睡可以併擬乎奈何大江朝細高階積善各謂夢中逢白居易其或然乎偶想隱君子之事而及此歟又按皇胤錄延喜帝之皇子白髮童形號嗟我隱君子然不與是善廣相同時也蓋誤乎抑又別人乎

喜撰

喜撰

鄉里出處未詳隱于宇治山結小庵于御室戸我庵都之巽之倭詠膾炙人口紀貫之曰其詞華麗而首尾停滯如望秋月遇曉雲其所詠傳聞不多故難得彼此之通知御室戸之深邃二十餘町有喜撰之舊跡庵雖不存而堂礎依然云或曰仁和御宇喜撰奉勅作倭歌式或曰山城國乙訓郡人也或曰橘奈良麻呂之子或曰名虎之子非也喜撰或作基泉或作僖讓或作窺仙皆是同人也或曰不爲一人其作倭歌式者亦與宇治山之喜撰是別人也

賈曰貫之評喜撰倭歌謂月遇雲就其僅存一首而品藻之可謂精矣喜撰素出塵之徒也且夫深藏菟道而方寸與山月相映則濁俗之雲既永去矣業已如此而吐成三十一字則未必如貫之所言乎想夫宇治之樹際石罅可有漫題口號之倭詠其採輯之者不依寒山詩之例也可不惜乎至今宇治之邃奧有喜撰洞土人傳稱此其煉丹藥之處按倭歌古今六帖載喜撰所詠其我菴都巽之外有二十三首貫之何不知之乎貫之沒後彼遺歌彰聞乎蓋二十三首者別人之喜撰而混入

之乎抑或悉他作而我菴都巽一首之次偶脫落作者之名乎

大伴黑主

黑主魏志賀黑主爲園城寺之地主善評倭歌仁和初獻太尊會倭歌又辛崎被禊之時預祿爲陰陽頭寬平帝之幸志賀也黑主拜候途次以獻倭歌蓋常愛山水不入洛塵者也歟紀貫之日黑主之歌古棧丸大夫之次也頗有逸興而體甚鄙如田夫之息花前也志賀郡大路之深處有山其傍有黑主明神祠

是所祭大伴黑主也或曰黑主者與多孫也與多者大友皇子之子而創造園城寺曾賜大友姓其子都堵牟麻呂而後大友字改作大伴也黑主之在園城寺亦自與多而連綿至此

贊曰黑主詠歌如田夫息花前古來以為貴之之正評賤夫田夫不知花之風標者多矣然豈皆然乎花之于瑪于園于欄于檻貴介之所賞諸彦之所愛可謂榮幸也其斫于樵斧折于農手可謂辱黷也然而金籠之鳥啼不若林間之自在花亦寂靜于遠野幽獨于深谷者匪全其自然乎黑主之

出處朴淡固田夫也而詞語清麗然則田夫息花前乃是其本色也按大友皇子之子是葛野王也與多亦是乎未必可信

蘭笥翁

菅丞相有問蘭笥翁詩曰問尔皤皤一老人名為蘭笥何因生年幾箇家安在偏脚句瘳又具陳代翁答之曰蘭笥為名在手工頽齡六十宅山東毒蒼腫爛傷偏脚不記何年自小童又重問曰近前問汝更辛酸辛紀病源是老殘賣笥村中應賤價生涯定不

免飢寒又重答曰一女三男一老妻第簷內外合聲啼今朝幸軟慇懃問扶杖歸時斗米提

贊曰蘭翁翁之見管丞相可謂予羨詩中黃四娘也鈞是人也瘡腫脚傷僅以蘭翁為營務時何其困厄之至此哉然而不為豎目側生而為生民不為弄瓦而為男子不為札瘥天昏而浮生六旬既有榮啓期之三樂且一妻二女三男亦是萬事足矣乎非耶妻飢兒寒吁可憐也得斗米以苟活然其不駢頭于溝瀆亦是天幸乎文王無凍餒之民凡人之不出于其際將是不幸也翁乎翁乎出

之氓耶寧或暖暖含光耶

南山白頭翁

管丞相詩曰路遇白頭翁白頭如雪面猶紅自說行年九十八無妻無子獨身窮三間茅屋南山下不農不商雲霧中屋裏資財一栢攢攢中有物一竹籠白頭說竟我為詰老年紅面何方術已無妻子又無財空體覓肥具陳述白頭拋杖拜馬前慇懃請曰叙因緣負觀末年元應始政無慈愛法多偏雖有旱災不言上雖有疫死不哀憐四千餘戶生荆棘十有一縣

無_二爨_一煙_二適_一逢_二明_一府_二安_一為_二氏_一今之野州別駕奔波晝夜巡鄉里
 遠感名聲走者還周旋賑恤疲者起吏民相對下尊
 上老弱相携毋知子更得使君保在名今之豫州判史卧聽
 如流境內清春不行春春遍達秋不省秋秋大成二
 天五袴康衢頌多黍兩岐道路聲愚翁幸遇保安德
 無_二妻_一不_二農_一心自得五保得衣身其温四隣共飯口常
 食樂在其中斷_二憂_一憤_二心_一無_二化_一念_二增_一筋力不覺鬚邊霜
 氣侵自然面上桃花色我聞白頭只陳詞謝遺白頭
 反覆思安為_二氏_一者我兄義保在名者我父慈已有父
 兄遺愛在願因積善得能治就中何事難仍獲明月

春風不遇時欲學奔波身最嬾將隨卧聽年未衰自
 餘政理難無_二憂_一奔波之間我詠詩

贊曰此是管君為_二讚_一州刺史時作也貞觀以來其
 國政可就而知昔巫馬期為_二單_一父宰也見星而出
 見星而入一境治安宓子賤鼓琴不下堂而單父
 又治同是孔門之人雖不可企及而今所謂奔波
 卧聽亦可通參之耶翁之所告不為徒言管君之
 所取豈為虛聞乎翁百齡欠一諒高年也獨身無
 妻兒想其自奉之不煩也不農不商想其自耕以
 送殘生也茅屋三間而已栢櫃竹籠而已想其簡

便坦率也。彼戒之在得者，固可郵袂。嗚呼。

南山亡名處士

管丞相有題南山亡名處士壁詩曰：秘密鄉村與姓
名，年顏朽邁意分明。無妻澗戶松偕老，不稅山畦黍
旅。生泡影身浮修道念，燂嵐耳冷讀經聲。比量心地
安閑理，一室應勝我百城。

贊曰：處士之姓名鄉村，何其秘密乎？固以嫌引虛
名乎？寧以亡命有所畏憚乎？乃是閑坐寂漠之真
意，溢于詩中。管君之表出及此，可以題矣。其藏姓

名在處士則素志也，在外人則一欠事也。

清原深養父

深養父者，豐前介房則子，爲藏人所雜色爲內匠。大
允善詠歌，平生自謂我無可喜，又無可歎。時有銜世
得勢者之失路，哀恨故深養父寄示倭歌，構幽居于
洛外小原之邊，補陀落寺是也。其後後白河院御幸
于建禮門院小原，閑居之時，途次御覽深養父之舊
跡。

贊曰：無可喜，無可歎者，深養父之日用乎？若然則

苟學關穀於菟之志師柳下惠之跡者耶內匠大
 允藏人所雜色固是賤負也雖其所分而或有不
 卑小官之意乎奈何其可取者如此然而以補陀
 落寺為其幽房之稱由當時竺法播布人人不得
 看破之故也唯詠倭歌而不窺中華之六義何其
 沒意緒哉蓋彼無喜無歎者唯其一時之所得而
 已乎宰樹千年風聲不可認焉本朝先輩有捨其
 宅為阿閃寺為慈恩寺者深養父之補陀落寺亦
 同意乎蓋稱誰某之幽居某人之隱處乎嗚呼

蟬丸

蟬丸

蟬丸者式部鄉敦實親王之雜色也善彈琵琶結庵
 于相坂而隱栖焉三位源博雅往訪之衝風凌雨既
 有年矣遂傳得流泉啄木之調也敦實最精於管絃
 蟬丸候侍久矣故聞知以慣熟焉且善詠歌或曰蟬
 丸目盲其後世瞽者弄琵琶始於此云或曰蟬丸者
 延喜帝第四皇子隱居于相坂故其近畔有四官河
 原之名此說非也或曰此人之遁于相坂當時無知
 其姓名者唯以為仙人也異人也死後世人為瞽設
 名稱曰蟬丸云鴨長明偶過粟津原尋蟬丸之遺蹤

贊曰吸清風飲輕露占作一味之涼不愛世上之
暑者蟬也斯人辭桂宮之微負幽築于逢坂一庵
之高風破塵市之夢其所奉甚輕其所樂甚多蟬
丸之稱可謂雅矣可謂相當矣所彈之琵琶與關
前之水交錯焉與風蟬之奏互答焉况其流泉啄
木之調彼此比較乎古人云蟬蛻於塵埃之外又
云蟬翼九五蟬丸有焉且夫尸解以為蛻骨仙也
亦未可知

蟬丸

蟬丸

源兼明

兼明者醍醐天皇之子第二源氏也美平二年正月
叙從四位上天慶二年二月任右中將五年三月任
左中將七年四月任參議九年十一月叙從三位天
曆七年九月任權中納言兼近江守十年正月叙正
三位應和二年八月兼左兵衛督康保四年正月任
權大納言十月叙從二位天祿二年十二月任左大
臣勅授帶劔天延二年二月聽輦車三年八月兼明
祭龜山之神自作祭文貞元二年四月有勅為親王
叙二品也兼明元是皇子且博學多才年既高而官

源氏兼明

十一

最貴故關白大政大臣藤原兼通媚疾之禪其勢威
之超已而矣以及此陽貴之而已兼明鬱陶焉乃作
菟裘賦其序曰余龜山之下聊上幽居欲辭官休身
終老於此逮草堂之漸成爲執政者枉被陷矣君昏
臣諛無處于想命矣天也後代俗士必罪吾以不遂
其宿志然魯隱欲營菟裘之地而老爲公子翬被害
春秋之義贊成其志以爲賢君後來君子若有知吾
者無隱之焉因擬賈生鵬鳥賦作菟裘賦以自廣其
詞曰赤奮若歲清和之月陟彼西山言採其蕨吟鵬
賦而夕惕顧菟裘而朝發昔隱公之逢害也誠在天

之棄魯今我之不肖也何遭世之顛越天其何言乎
四時行百物成問之不言請對以情惟天高而地廣
上無始下無極萬物云生或消或息風雨陶冶寒暑
迴薄千變萬化有何常則禍福相須憂喜不定榮枯
同枝歌哭同徑下學人事上達天命不憂不喜其唯
上聖歟伯夷得仁而飢彼無奈其盜跖以壽而終是
亦若爲箕子囚繫比干傷夷天之與善其信未知故
柳下三黜而不悔子仲長往而無歸况今趙高指鹿
之日梁冀跋扈之時虎而冠兮匪常理之可謂梟也
鏡兮寧彝倫之所資夫劔戟者嫌於柔不嫌剛而摧

折梁棟者取於直不取橈而傾危往哲舉措無有磷
 緇不歎其醜雖孤漁父之誨不容何病可祖顏子之
 詞亦夫世有治亂時有否泰命有通塞迹有顯晦扶
 桑豈無影乎浮雲掩而乍昏藜藿豈不芳乎秋風吹
 而先敗彼尼父之一望也歎龜山之蔽魯靈均之五
 顧也繞沅湘而傷楚欲問明訓於先賢以鑑幽致於
 萬古唐風雖移猶依佈於舊漢德縱厭安諂諛於新
 殊恨王風之不競直道之已湮聞淫蛙而長歎悲屈
 蟻之不伸俟河清日浮雲幾春凡人在世也殆花上
 之露如空中之雲去留無常生滅不定聚散相紛沕

穆糺錯何可勝云不語靡言便是淨名翁之病知者
 默也寧非玄元氏之文喪馬之老委倚伏於秋草夢
 蝶之翁任是非於春叢冥冥之理無適無莫如如之
 義非有非空嗟乎文王早沒吾何之隨已矣已矣命
 之表也吾將入龜緒之巖隈歸菟裘而去來貞元二
年丁丑
 也是年十二月任中務鄉時人稱中書大王先是兼
 明作池亭記曰處高貴者無登臨之暇趨名利者無
 遊泛之情幽閑嬾放之者得虛無浮榮富有風景焉
 余少携書籍略見兼濟獨善義如今垂老病根漸深
 世情彌淺七不堪二不可併在一身自從草創此亭

尤合心事矣亭在曲池之北小山之西傍山臨溪結
茅開宇亭中置筆硯一兩而備居閑携絃誦十數而
當行樂夏條爲帷冬冰爲鏡南鳴之五大夫作老伴
東岸之一脉泉爲知音况乎竹霧蘋風沙煙波月陰
晴顯晦有不可形容者蓋洞庭湖之一雲孫矣每至
池水綠岸葉紅華前春暮月下秋歸一吟一詠聊以
卒歲獨善之計去此何求噫人生多改光陰不留不
知後日復在何處不擊缶而歌有太羣之嗟然茫茫
萬古有賢人君子之終身在泥塗之者吾無古人之
德位三品齡半百趨朝有官歸家有亭一日二日閑

卧此亭以送餘生不復可乎因叙大槩書於亭之內
壁塵積雨淋字銷點壞誠謂之宜後之觀者與我同
志無隱焉不知吾者不可見之已未之歲十二月二
日記之已未者村上天德三年也時兼明年四十六兼明之母者參議藤
原菅根之女也名淑姬奉延喜帝之巾櫛三十餘歲
曾於帝城西北聊上閑地有意建立道場而未成及
臨疾誠兼明云必遂此願故兼明因其遺教爲起伽
藍號觀音寺乃獻狀請以私稻三千束充給之京幾
之間號觀音寺其數繁多故兼明恐星霜推移名字
相錯因改寺名爲施無畏鑄鐘作銘奏請以爲定額

寺被以私稻三千束充給之兼明曾在龜山作三言
 詩曰塢塞上龜山傍柴扉門竹編牆松有蓋右有床
 前有樹後有篁春之色秋之光花漠漠月蒼蒼鶯百
 轉雁一行曉之興晚之望雲渺渺水茫茫詩兩韻琴
 一張其筥何橘飽霜彼摘何葵向陽薇一篋笋一筐
 膾一筋酒一觴卧而睡起仿徨荷露氣桂風香癡王
 湛慵愁康任行樂入坐忘擯俗地無何鄉心自得壽
 無疆又作山亭起請曰東樓霞觀西雄藏山中有茅
 茨松柱三間排霞封霞無局無關詞客禪僧隨往隨
 還地與靈勝天與幽閑可以導積思可以慰衰顏落

花之朝明月之夜佳辰不可地忍良夜不可徒過把
 盃莫空傾秉筆莫空記詩勿問幾許首賦勿限若干
 字食取於飽勿求滋味酒取於憂不要痛醉且述乃
 懷各言爾志秋燈許夜深話春枕任日高睡或坐或行
 衝黑徹明寒炊竈下暖暴雨榮山雲不厭澗水無情
 優矣遊矣聊送吾之殘生兼明曾作座右銘其序曰
 東漢崔子玉作座右銘大唐白樂天述其不盡者作
 續座右銘本朝愚叟元謙光拾其遺云座右銘元謙
源兼明三字銘云以忠事其君以孝事其親信以交
之換用也朋友慈以撫子孫貧而莫下志富而莫驕人久要勿

忘舊一言勿忘恩疣蠹入從耳不如無所聞禍胎出
自口須緘其於唇利者恨之府名者實之賓淨生薤
上露榮華夢中春爭奈齡空邁可惜過良辰不擊缶
而謔何以慰吾身兼明既老病鬢髮盡白亦欲落盡
感居易齒落詞作髮落詞以安慰之寬和二年正月
獻請被停職中務省卿狀曰右臣者前朝之免相也
不堪王室之如燬晦跡山門十餘年今聖上幸賜優
容降以殊常之獎恩溢生涯感流老淚而已然黃壤
之期不遠素食之責更來古所謂以朝衣掛朽株也
臣昔列槐棘之時思辭爵辭官以無爲無事而送餘

生故西山之下聊結草庵以爲退老之地而本懷乖
違遺恨在彼今日之所陳者是昔時之宿念也望請
殊曲天慈被收官爵然則上隨老子止足之路下避
少年汗朝之譴兼明頓首頓首謹言兼明有傲江南
曲體憶龜山詩二首其一曰憶龜山龜山久往還南
溪夜雨花開後西嶺秋風葉落間豈不憶龜山其二
曰憶龜山龜山日月閑衡山清景機關遠要路紅塵
毀譽斑豈不憶龜山其餘著述不少一條院永延元
年九月二十六日兼明薨年七十四而後村上帝之
子具乎爲親王在中務卿亦是博學屬文是以世祿

兼明爲前中書王。稱其平爲後中書王。
贊曰。藤氏執國政者久矣。至忠仁公昭宣公而勢
愈熾矣。故源信源常源融皆弘仁帝之子。而極台
階之貴。雖然尊居而已。朝憲國章皆在彼。藤家昌
泰延喜之世。右大臣菅道真之左遷。以時平忌其
逼已也。兼通之於兼明亦然。西宮左大臣高明者
兼明之兄也。前既謫貶。按夫冷泉帝安和元年兼
明大納言也。藤伊尹權大納言也。兼家非參議也。
圓融帝天祿元年伊尹進爲右大臣。兼明自若兼
家轉中納言。兼通初任參議。二年伊尹爲大政大

臣。兼明進左大臣。二年伊尹薨。兼明居上首。兼通
任內府。兼家轉權大納言。天延二年兼通進任太
政大臣。居兼明之上。貞元二年四月兼明爲親王。
十月兼通上表。十一月薨。其補任之次序如此。兼
明旣被伊尹超越。想其憮然。况於兼通自其下列
直進上之乎。其不滿之辭氣可不應也。所以兼通
益妬益憚。乃至此也。君昏臣諂之語。兼明何其太
甚乎。彼親王之命。或在兼通薨後。則得無此事乎。
否。兼家必可施行之矣。何拘兼通之存沒乎。兼明
此時齡過六旬。旣去懸車。不相遠。何其營營于久

居台鉉之爲哉。何其不謂菟裘之老固在斯哉。雖
然見彼請被停職狀。迺可歎也。悔跡山門十餘年
云云。西山草庵之退老。本懷乖違云云。然則嘯樓
霞觀之風望。雄藏山之雲乃在立朝之餘閑。而貞
元二年以後。往來台麓。故作憶龜山曲也。是知兼
通雖沒。兼家處置之呼。夫兼明之不遂宿志。悲哉
惜哉。藤氏何爲忍乎。

藤原高光

高光者右大臣師輔之庶子也。村上帝之時爲隨身。
天曆二年八月。依召候御前。隨仰暗誦文選三都賦。
序帝感嘆之。師輔喜之。筆于九曆。其後高光叙從四
位下。任右少將。既而有出俗塵之志。見月對雪。詠歌
述感。遂隱于層山之橫川。天子憫然。賜錢。高光奉
獻答歌。而後去。積川入多武峯。肥道終老焉。世稱爲
多武峯少將。

贊曰。天德四年五月。師輔薨。明年應和元年十二
月。高光遯世。蓋素有此志。而慟椿府之摧頽。期喪

既除乃决意者耶有三歲之女子。往往不忘于懷。云尔。理之常也。睦夫。伊尹兼通為光公季者。其昆弟也。皆至太政大臣。兼家亦其兄也。逞攝關之權。威永為世世執柄之祖也。可謂榮耀也。高光亦尚不避世。則高之可躡台位。下之可坐。亞相黃門。然其視之。如弊蹠而去之。阜矣清矣。雲臺爭似鈎臺。高濁富固不似清貧。呼橫川之水。塵縷先濯。談岑天之風。雲衣輕揚。

野人若愚

書史會要云。日本國於宋景德三年。嘗有僧入貢。名寂照。頗得右軍筆法。後南海商人船自其國還。得國王弟與照書。稱野人若愚。又左大臣藤原道長書。又治部卿源從英書。凡三書。皆二王之迹。而若愚章草。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能及。

野人若愚

贊曰。若愚未詳其誰。某惺窩先生謂。蓋是具平親王乎。按景德三年者。本朝一條帝寬弘三年也。具平薨于寬弘六年。則其時世固相值。具平既能文。其筆法亦可不俗。然則以若愚為具平者。頗近之。

然而據所謂國主弟而意之具平者邑上帝之子也。一條者圓融之子。邑上之孫也。若愚或是一條之弟乎。雖然攷諸帝系一條帝無諸弟則指圓融之衆弟爲國主弟乎。乃知其可爲具平之逾近之具平雖不避世姑稱野人若愚乎。就而想之照平親王者具平之弟也。賜源姓叙四品在右兵衛督貞元二年爲親王永觀二年出塵先居三井後在岩藏時人稱岩藏宮叶安知若愚之不爲照平也哉。本朝之史乘闕如惜矣。

藤原爲時

爲時者中納言兼輔之孫刑部大輔惟正之子而紫式部之父也。頗有文才叙正五位下補越前守曾題其玉井山莊曰玉井佳名被世稱松楹半接碧巖稜山雲繞舍應褰幔澗月臨窓欲代燈梅發寒花朝見雪水收幽響夜知氷池邊何物相尋到雁作來賓鶴作朋玉井者和泉國之地也。又以門閑無謁客爲題曰家舊門閑只長蓬時無謁客事條空翟公去尉塵長息袁氏安貧擊不通草合闕生秋露白苔封扉帶夕陽紅久忘倒屣送迎禮別作洛中泰適翁又有往

吉神祠詩曰晴沙岸上暮山千鬱鬱林羅蔭社壇應
是神心嫌苔藓浪聲松響夏中寒又有觀謁之後贈
太宋客姜世昌詩曰六十客徒意態同獨推姜氏作
才雄來儀遠動煙村外賓禮還慙水館中畫鼓雷奔
天不雨彩旗雲聳地生風芳談日暮多殘緒羨以詩
篇子細通又同韻重寄曰言語雖殊藻思同才名其
奈昔揚雄更催鄉淚秋夢後暫慰羈情晚醉中去國
三年孤館月歸程萬里片帆風嬰兒生長母兄老兩
地何時意緒通當時洛陽才子之論詩人者謂左尚
書中將惟成右中丞管資忠內史慶保胤爲先鳴爲

時亦相上下矣具平親王春日排閣設詩酒惟成等
共侍席旣而或歸黃泉或爲冰門翌年春具平感之
製懷舊之篇以賜爲時爲時一讀腸斷再詠淚落敬
押高韻云一條帝御宇源國盛任越前守爲時聞之
獻狀曰苦學寒夜紅淚霑襟除月春朝蒼天在眼帝
覽之暫不進玉食垂泣于御帳當時左大臣參省中
知其如此速召國盛令獻辭狀而以爲時任越前守
國盛涕泣

贊曰爲時匪真隱也其於國盛也凌人于祿者顯
白矣然動一條帝之宸感者獨何哉蓋以紫式部

在御牀之傍歟奈何然而其有喜閑之趣故遙締
幽莊于泉州亦可見矣所以採入之也彼源氏物
語悉匪式部之作大半爲時修撰之吁爲時盍成
實錄而虛談寓言聊復舐漆園老人之餘涎也哉
姜世昌何人乎趙家之一官士乎其來也何爲乎
不著于宋史抑或海賈江商之長乎奈何惟成隨
花山帝而薙染保胤者賀茂光榮之弟也以慶滋
爲其姓讀書屬文一旦披緇所謂或爲沙門是也
資忠者管相之曾孫也永延年中卒其平之感可
在其時也

橘正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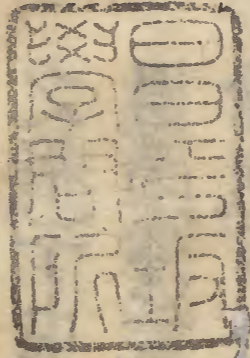
正通者右大臣氏公之後少納言實利之子也少入
太學寮讀書與藤原在衡同視席其後在衡任式部
少輔補五位藏人正通不遇僅官內少丞也因作詩
韻在衡曰吏部侍郎職侍中着緋初出紫微官銀魚
腰底辭春浪綾鶴衣間舞曉風花月一窓交昔昵雲
泥萬里眼今窮雀躬還耻相知久君是當初伴馬童
其後在衡官位荐進正通自若常有不平之心曾陪
第七親王風亭同賦繞簷梅正開又陪第十親王書
齋同賦梅近夜香多其序末曰正通榮路遙而頭已

班生涯暮而蹤將隱陪于大主萬歲之風月向後未必知云爾又陪納言殿下宴同賦紅葉高窓雨其序未云齡亞顏馴過三代而猶潛恨同伯鸞譚五噫而將去去留未定請垂博愛時人大恠之既而正通遂出洛避世不知其所終或曰正通引妻子赴高麗國國王善遇之官職頗加云

贊曰古人有二十餘年之同好而一則相公一則麻衣者又有弟子已攀桂先生猶灌園者皆其分之所定也何容芥蒂于胸臆乎正通之於在衡也歆羨自恨者甚矣在衡累進登槐門至是正通之

願慕也木平也可無津涯吁何其局量褊淺乎憂之積于中憤之泄于外乃發于文字直說無隱也固雖淺量之所致亦匪無豪毅也最看蔑視六十餘州而杳去苟無豪毅則豈能至此乎哉可謂遠逃之隱子高步之仙禽也聞三韓之主善遇之頗陞顯階未知然否若乃彼所云陪于風月向後未必知也去留未定請垂博愛此時第十親王及某納言告之台老達之至尊而授以榮官霑以秩祿則正通遠逃之計可以較矣然則其素志不必在嘉遯不必在邁征也後來對馬守親光值源平之

時而奔高麗偶射猛虎彼國主大授祿地正通之
文才親光之武藝雖為異技而其受勾驪王之恩
遇也相同焉正通長留於彼親光乃歸本邦此亦
所不相同也



本朝遼史卷第上終

文政三卯

